

詳註
現代文讀本



我科自修適用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編輯大意

學文者莫善於取法現代以其爲時近而詞調同也顧明識之士病美術文不易爲遂一意以通常文導後進旋且降格而流於語體故居今世而言文當知有三級卽語體通常美術是茲編專採現代文之通常美術二種凡應時切用各體均摭菁英以資則效

本編所臚文體除詞賦等不切實用外共列論說序跋書翰傳狀雜記告令陳議頌祝哀祭凡九類其有出於譯著者則以譯著人爲主附見相當類中所以示遙譯達旨之軌範也其有由於報告新聞者則屬之書翰類所以示新聞警衆之準則也兩者均近世學者所有事而亦近世學人所尤宜審辨者幸讀者察焉

現代文學著者。閩則林嚴。以堅潔著。而林峭嚴。和林優於情嚴長於理。又各有所偏。粵則康梁。以奇橫著。而康激梁暢。康多規時。梁善箴俗。亦各有所極。浙則章蔡。獨絕。章則沈酣古籍。爲輓近古學派之明星。文頗典奧。沉博並時。無二。蔡則醉心歐洲哲學。文獨以平易引人。不肯造作艱僞。誇奇鬪勝。最後乃爲語體文之主倡者。然其文自有根柢。非可貌襲也。蘇則張黃並稱。張嫺國學。務濟時文。亦以才調自高。不媿前輩。典型黃較晚出。標教育。職文非欲樹異。而在近世通常文中。要爲巨擘。餘則胡陳輩。以文學革命自居。而胡之文言文。絕妙。陳則所遇坎壈。文亦自有見。不可以人廢言也。其他間有探者。類皆表表匠心。詞意均勝。惟黃陂所出政牒。更長整行文字。典麗莊重。一時罕覯。於政界文牘。堪稱獨具一鑪焉。凡茲稱錄。衆口同評。匪有私見。要其所程。足爲初中學生模楷焉而已。

最近以文學風靡天下。啓人智慧。醒人夢夢。導改革之先河者。無過新會梁氏。其文蹕厲。風發令人讀之如飲醇醪。傾心向之而不惑。默然化之而不疑。其一種移人魔力。誠無與擬。故其文長於論說。本編甄取論說。以梁氏爲多。不獨切理饒心。亦明爽開豁之致。有獨至也。學作論說文字者。取以爲圭臬可也。

遊記之作。無過柳州。雖其遇使然。亦筆性與有獨契耳。近世則畏廬林氏深入堂廡。故雜記所錄。幾惟林氏是專。此等文別有風趣。然其秀在骨。學者倘有志乎。毋徒拘形迹爲也。

前哲有云。夫讀書者。亦在讀其所無。見其所反。不爲古人所囿。旨哉是言。本編既採嚴幾道之天演論。任永叔之生物科學概論。又採杭辛齋之進化新論。餘如梁氏之相反德性諸論。外若相矛盾者。實則各自有見。抑正以引。

起。學。者。之。思。考。非。故。相。抵。觸。也。

文中引用辭典及特異名詞一律附註於後。惟習見或學者易檢知者從略。至行文一切杼柚作者與讀者既在並時不難熟復得之又詞調既相近譯俗文自亦無庸贅列故並略焉。

除用舊式圈識外兼採新式符號以醒眉目。蓋圈識以醒文之筋節符號以醒文之片段各有特長不嫌羈雜也。

詳註

現代文讀本上冊目錄

論說

關韓(嚴復).....	一
原強(嚴復).....	四
察變(嚴復).....	六
人爲(嚴復).....	九
互爭(嚴復).....	一三
擇難(嚴復).....	一五
能實(嚴復).....	一八
人灘說(章炳麟).....	二一
兒嬉(康有爲).....	二三

無言(康有爲).....	二四
行乞(康有爲).....	二五
說國風(梁啓超).....	二六
論進取冒險(梁啓超).....	三三
論公德(梁啓超).....	三八
私德與公德之關係(梁啓超).....	四七
論生利分利(梁啓超).....	四九
立與合羣(梁啓超).....	五一
自由與制裁(梁啓超).....	五五
自由與虛心(梁啓超).....	五九
利己與愛他(梁啓超).....	六二

破壞與成立(梁啓超).....	六四
作官與謀生(梁啓超).....	六八
論自由(梁啓超).....	七一
放棄自由之罪(梁啓超).....	七三
論毅力(梁啓超).....	七五
舍己爲羣(蔡元培).....	七七
有恆與保守(蔡元培).....	七九
文明之消化(蔡元培).....	八二
圖畫(蔡元培).....	八四
青年與工具一(吳敬恆).....	八六
青年與工具二(吳敬恆).....	八八

進化新論一(杭辛齋).....	九一
進化新論二(杭辛齋).....	九三
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胡適).....	九五
歷史的文學觀念二(胡適).....	九八
抵抗力之價值(陳獨秀).....	一〇一
勤論(陳獨秀).....	一〇三
儉論(陳獨秀).....	一〇五
軍事變遷結論(蔣方震).....	一〇六
生物科學概論(任鴻雋).....	一〇八
防河芻議(李協).....	一〇九
吾國外交之變遷(邪).....	一二

序跋

南通博物苑品目序(張 謇).....	一一五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序(張 謇).....	一一八
書望嶽圖後(章炳麟).....	一二〇
書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後(章炳麟).....	一二一
原富發凡(嚴 復).....	一二二
英文漢詁序(嚴 復).....	一二四
天演論自序(嚴 復).....	一二六
不忍雜誌序(康有爲).....	一二八
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書牘(梁啓超).....	一三〇
西疆建置沿革考序(梁啓超).....	一二二

詳註

現代文讀本 上冊

關韓 節錄

嚴復

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爲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爲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驚其餘，所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託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由，天之所

以異也，吾又烏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尙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方富而比強者，正我「莠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數百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爲其難，吾爲其易也。嗟乎！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僞，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攷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制，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爲君，秦以來之爲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旣已竊

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爲，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胠篋」之說也。

註釋

●【約法三章】漢高先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去。●【莠言亂政】莠，草之似禾者，莠言，謂似是而非之言，語見禮記王

制。●【曲士不可與語道束於教也】二語見莊子秋水篇，夏蟲不可與語冰，鶩於時

也，……謂迂拘之士，爲所教之言所束縛，不可與語大道也。●【大盜竊國】見莊

子胠篋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又曰，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

【胠篋】莊子篇名，從旁開曰胠，篋，音怯，箱之小者，

原強 節錄

嚴復

不觀於圻者之爲牆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火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由是以衛風雨，捍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磚也，嶽嶽齟齬，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僅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潔，持久不敗，必不能也。此凡積塼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製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晶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析之至微，至於莫破，其晶之積面隅幕，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夫其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倫，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賾，難與未嘗學者談。而本其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

論其合，先考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亙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種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恟恟，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爲準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

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觀之，不過如是而已。

註釋

●【**嶽嶽嶠嶠**】嶽嶽、音崎欽、高低不平也、嶠、火竭切、不正也、缺與缺同、●

【太初】（列子）太初者、氣之始也、●【**質房**】細胞也、爲構造生物體之要素、●

【**契需**】本言馬行不利也、今作遲鈍解、●【**恂愁**】愚貌、

導言一 寮變

嚴復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几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徵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坏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

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螻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彊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爲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遂古之前，坤樞未轉，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草耳。若跡其祖始，遠及洪荒，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猶濃渴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爲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且